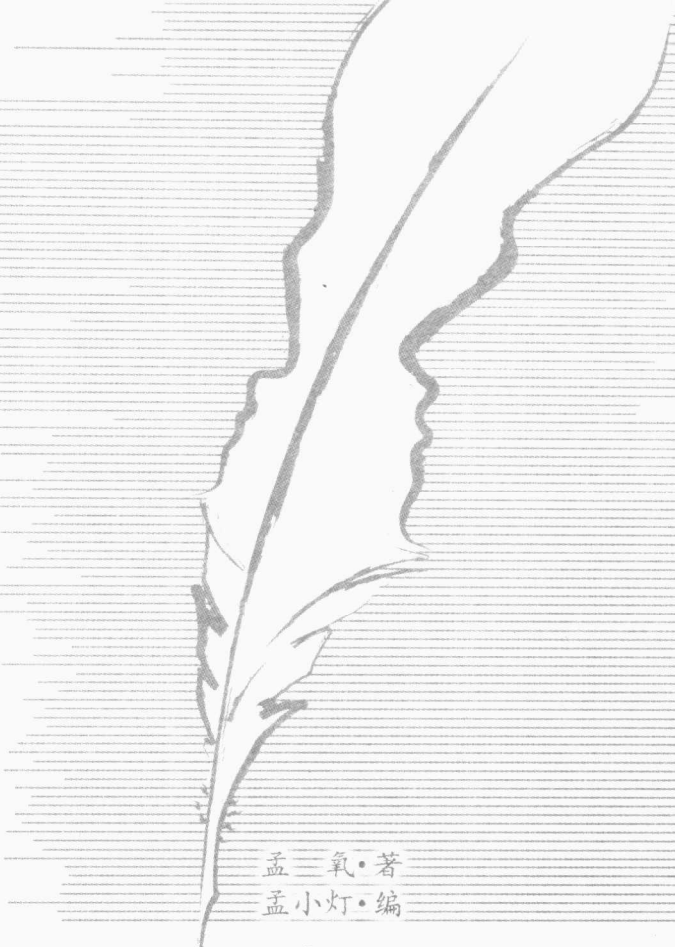




孟 氧·著
孟小灯·编

《资本论》 历史典据注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孟 氧·著
孟小灯·编

《资本论》 历史典据注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孟氧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300-06242-3

I. 资…
II. 孟…
III. 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IV. 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2585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

孟 氧 著
孟小灯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5×13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2.5 插页 3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5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是《资本论》注释的经典之作。本书不仅注释了《资本论》中引用的历史、文学、神话和圣经等典故，还介绍了这些专业术语、人名、历史与文学典故的历史背景，分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深刻用意。此外，还有许多言简意赅的独到见解，充满了智慧和知识。本书的初稿在20世纪50年代已作为我国高校教学用书，国内有多种翻印本，历经半个世纪，重新整理后现在第一次全文出版。本书既是一本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件艺术作品。

作者简介

孟宪，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1923年生于福建省建瓯县，1949年在华北大学俄文大队学习，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8年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80年平反出狱后重返中国人民大学，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与研究工作。

孟宪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期间就开始《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工作，《〈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草稿本）对我国《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孟宪在狱中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完成了《评梅林的〈马克思传〉》、《经济哲学》、《法典时代和中国法家》等著作初稿和《马克思传（札记）》等100多万字的研究论文。1980年后在经济哲学、《资本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产业革命、石油经济、生态问题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研究，特别是运用量子力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社会场，在《资本论》和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1987年孟宪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7年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恩格斯传·经济学篇》、《经济学社会场论》、《评梅林的〈马克思传〉》等。

策划编辑 马学亮

责任编辑 宋 炜 陈翔云 李臻云

版式设计 王坤杰

装帧设计  大展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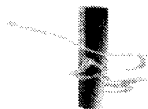
青年时代写了一本书，
据说帮助了整整一代人学
习《资本论》，然而，青春
失去了，别人安慰他，“青
春常在！”





老年时代，又写了一本书，
据说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然
而，晚年失去了，别人安慰他，
“夕阳无限好！”

一个人的一生难道只值得两
本书？两支笔都显得那么沉重。



前言

父亲走了，带着无限的遗憾。从 1952 年他开始撰写《〈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起，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生前没有出版单行本。在他看来，《资本论》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出色的一部书，注释这部书，他愿花上毕生的劳动，精雕细刻，造就一件艺术品。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没有完成他的“艺术品”。我试着继续他的事业，可惜我能力有限，好在有父亲的学生高志前的帮助和指点，才把这本书整理、校对、补充后出版。

在中国，父亲是第一个注释《资本论》的人，那年他 30 岁，还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在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过程中，父亲进一步坚定了在解放前就确立的共产主义信

仰，并对《资本论》中的历史典故和马克思使用历史典故的高超技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说：“从来没有一本书像《资本论》那样吸引我，《资本论》是一件真正的艺术杰作。”为了让更多的人读懂《资本论》，学习《资本论》，父亲决定注释《资本论》历史典故。起初是作为个人爱好，利用业余时间作注释。后来，系主任宋涛老师发现了他的工作，经研究后作为系里的正式工作交给他。

当时国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还是外国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译著都很有限，因此做这样的开创性工作相当困难。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历史文献和文学典故，父亲不得不使自己先“丰富”起来。他翻阅了大量的书籍，查找一切可利用的文献资料，有的文献图书馆、资料室查不到，他就到书店去寻找，旧书店、旧书摊成了他每个休息日必去的场所。父亲诙谐地说：“我把别人用来谈恋爱的时间都用上了。”

为了查找马克思引用的一句话的出处，有时要翻阅几十页甚至几百页书。马克思引用历史、文学和圣经典故技巧高超，引用时往往略做加工，信手拈来，天衣无缝，既幽默又寓意深刻。但要查对原文就如同海底捞针了。再加上当时《资本论》的中译文与历史文学作品的译文不尽一致，所以，有时就是读几百页书，也未必能找到马克思引用的原文。

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小注（24）中有一句话：“在没有概念的地方，字就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典故出自歌德的《浮士德》悲剧第一部第四场“书斋”。当时《浮士德》中文全译本只有郭沫若先生的译本，郭老的译文是：“因为在恰好的地方，有时用得着没有意义的言语”。父亲通读了《浮士德》，还是找不到“没有概念的地方”，只好写信向郭老请教。郭老不仅指出这句话的出处，还专门让曹日昌先生为父亲重译了这

句台词。在郭老和曹日昌先生的帮助下，父亲才完成了这个条目的注释。

父亲在《资本论》注释中不仅指出历史典据的出处，解释马克思引经据典的背景和用意，还通过注释研究工作纠正了一些《资本论》中文版中的误译。

《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一个小注，其中一句话译为“……瓷器和桌子就舞蹈起来了”。有人解释说，瓷器放在桌子上，所以瓷器随桌子一起动起来。父亲在研究了19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与中国历史后指出“瓷器”应译为“中国”，桌子舞蹈是指当时欧洲反动贵族中流行的通灵术，中国舞蹈指太平天国革命。后来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父亲的建议，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把这句话译为“……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80年代仍有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还是应译为“瓷器和桌子”。我们在编辑整理《〈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时，高志前专门到编译局查对了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和俄译本，发现《资本论》德文版中，这两个词是“China und die Tische”，在《资本论》俄文版中，这两个词是“Китай и столы”。在德语中如果China像英语一样也可当瓷器讲，那就和桌子（die Tische）一样前面要加冠词，只有作为国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才不需加冠词。而瓷器在德语中是“Porzellan”，China在德语中不能像英语中那样也可译为瓷器（英语中瓷器第一个字母是小写，即china）。瓷器在俄语中是“Фарфор”。德语中的China和俄语中的Китай都只能译为中国。所以，即使从语法上分析，也可以确定这句话中的China只能译为中国。但语法仅能证明这里的China指中国，而不能解释中国和桌子跳舞的含义。父亲注释工作的价值在于为这条典据提出了历史和逻辑分析的依据，引导读者理解马克思用典的巧妙和深刻含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注释历来都由

苏联人垄断。父亲以对《资本论》的独到研究思考为基础，吸取了中国古代注释学的精华，采用了与苏联人不同的注释方法。当时有位苏联专家问父亲注释《资本论》用的是什么蓝本，父亲说：没有蓝本，是自己研究的结果。苏联专家赞叹地竖起大拇指：了不起！中国的年轻人。

1954年，父亲完成了《〈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初稿，在征求了包括郭大力、王亚南等专家意见后，同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以油印本形式作为教学辅助资料在校内使用；1955年由校长决定将《〈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刊《教学与研究》上连载，从1955年第7期到1957年第6期，共22期273条。从此，《〈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在校内外流传开了。

用父亲的话说“这本书的命运和它的作者一样”。作者一生坎坷，赋予了书坎坷的命运：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注释工作被迫中断；“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又被打成“反革命”，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3年。而他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却从未被否定或封杀，不断被其他大学翻印，并一直在社会上“自由”流传。

父亲在狱中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资本论》中的历史典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1980年父亲平反出狱后，曾一度继续进行《〈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的修改和撰写工作。他修改了部分条目，重写了部分条目，又补充撰写了部分条目。如“古代罗马的斐力卡斯”条目，在50年代的注释本中只有不到370字，80年代修改后扩展到1700字。1983—1986年父亲应邀在《〈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以下简称《动态》）上分四期连续刊登了《关于〈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和新写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条目。^①后来《动态》停刊，父亲也

① 参见孟宪1982年致《〈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编辑部的信。——编者注

就随之停下了《〈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的撰写工作。本书最后部分收集的基本是计划为《动态》供稿但尚未完成的条目（后附父亲给编辑部的信）。从父亲的遗稿中可以看出，有一些是列入计划但尚未撰写的条目。

一系列紧张的研究工作也经常打断《〈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的修改和撰写。在保证正常的一丝不苟的教学之外，1982年父亲整理出版在狱中的研究成果《评梅林的〈马克思传〉》和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1983年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聘请父亲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编写组工作，为此，父亲几乎停下了所有的研究工作，投入全部精力从事11个条目的撰写，后又整理出35万字的《恩格斯传》。1985年后，父亲转入经济哲学和经济学社会场论等开创性研究工作。90年代后又全力投入《经济学社会场论》的写作。1996年夏50万字的《经济学社会场论》脱稿后，父亲终于累倒了，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他视为艺术品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

父亲撰写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目前已收集到6个版本，其中1个内部打印本，3个翻印本，2个期刊本。

1954年草稿本。1954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作为教学资料分期在校内发行，供教学使用，书名是《〈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草稿》，共有279条约15万字。这是《〈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第一个打印本。

1955年初稿本。1955—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连续22期刊登了《〈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初稿）》，共有条目273条，其中约200条与1954年本的条目及内容基本相同。

杭州大学翻印本。1961年翻印，是《〈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初稿）》的翻印本。

南开大学翻印本。1977年翻印，也是《〈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初稿）》的翻印本。

东北人民大学翻印本。翻印时间不详，估计在70年代之前，内容是《〈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初稿）》。

据说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也曾翻印过《〈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但尚未看到。

由于历史的原因，翻印本全是未经父亲同意翻印的，有的翻印本也未署父亲的名字。父亲对此很少计较，他是胸怀开阔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经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水，一个人的恩怨在民族的悲剧中也只是一句台词。他所不能容忍的是翻印本错误实在太多。

父亲完全有理由由出版署上自己名字的单行本，也有许多同事劝他尽快公开出版《〈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我想始终未出版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父亲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认为注释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神圣的事业，要把《〈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作为“艺术品”，在自己还不满意的时候，绝不出版单行本；二是由于多年的深入研究和新的历史资料的发现，许多注释条目都考虑重写；三是因为出狱后工作太忙，要写的东西太多，要做的事情也太多，抽不出完整的时间做《〈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的最后加工和出版。父亲的人生到了收获的季节，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编辑整理父亲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是一件十分困难及繁琐的工作。数百个条目是在半个世纪中的不同时期写作的，引用的文献资料大多是50年代以前出版的，有些至今已很难找到，无从按原著核对原文。50年代写的条目依据的是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80年代依据的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的《资本论》。父亲曾对许多条目进行了补充、改写甚至重写。这些都需要根据原著和手稿整理核对，而父亲特殊

的笔迹只有我善于辨认。有些条目虽未最后完成，但对学习《资本论》和注释《资本论》的工作仍有参考价值。我们决定按条目内容与文字的成熟性和完整性将所有条目分为四部分（即四辑）：第一辑是80年代发表在《〈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上的注释条目，共37条，这部分最成熟也最能代表作者追求完美的境界，每条都相当于一篇小论文；第二辑是1955年至1957年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的注释条目，共263条，这部分是父亲早年的旧作，反映当时的注释水平，每个条目仅500字左右；第三辑是1954年在校内发表的注释条目，共62条，针对初学《资本论》的人而写，我们把少数纯属名词解释的条目删除了；第四辑是写于80年代但未发表的注释条目，共33条，这部分条目大多没有完成，我们编辑加工最多的也是这部分条目。全书四部分共计395条。

我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保留《〈资本论〉历史典故注释》的原貌，主要作文字校对和技术上的处理。注释条目凡经父亲修改过的，原则上采用修改稿；注释中的引文一般仍按原版本译文，个别引文找不到原版本的，注明参见今译本；外国人名和书名，原则上仍按原译名，为便于读者查询，书后附加了新旧译名对照表；《圣经》中的引文按和合本统一校对。关于《〈资本论〉历史典故注释》的体例，父亲曾进行过多次调整。《〈资本论〉历史典故注释》条目最早是按问题类别排列的，后来可能考虑到读者查阅的方便，《〈资本论〉历史典故注释》的体例改为按《资本论》的章节顺序排列。本书亦按此顺序排列。

《〈资本论〉历史典故注释》是父亲呕心沥血的结晶，集中体现了父亲的政治信仰和治学精神，也推动了国内《资本论》历史典故的注释工作。在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举办的校史展览上，展出了父亲50年前的《〈资本论〉历史典故注释》初稿本，按语是：孟氧教授的《〈资本论〉历史典故注释》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几乎帮助了整整一代人学习《资本论》。

本书编辑和出版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领导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第四辑中我补充的个别条目，成保良老师都一一帮我修改了，在此也一并感谢。

今年是父亲诞辰 80 周年，谨以此书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孟小灯

2003 年 2 月 1 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序

孟氧同志是我国第一位系统进行《资本论》注释工作的学者。看到这部《〈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又让我想起 50 年前的往事。

孟氧同志 1949 年进入华北大学学习，1950 年春转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同年 8 月被选调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做研究生，是解放后党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生。那时，我先后任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和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孟氧开始作《资本论》注释大约是 1952 年，我看到他利用业余时间写的《资本论》注释条目后，非常高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无产阶级的“百科全书”，也是世界公认的学术名著。《资本论》中引用了大量的欧洲文化典故和政治、经济、历史文献，马克思自己也曾说，《资本论》的一

些章节较难懂。对中国读者来说,阅读和理解《资本论》的难度更大。当时国内《资本论》研究参考资料很少,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注释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孟氧的《资本论》注释旁征博引,考证严谨,并不是单纯的知识性解释,注释中充满了他对《资本论》精辟的理解,有些就是一篇篇言简意赅的论文,连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苏联专家都难得地对这个中国学生对《资本论》的独到见解点头称赞。他在注释中对《资本论》中译本提出的几处重要修改意见,后来被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采纳。

《〈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初稿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刊《教学与研究》上发表后,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大学还出了翻印本作为《资本论》教学参考书。孟氧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帮助了一代人学习《资本论》,对推动我国《资本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1957年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性原因,孟氧不得不离开教学与研究岗位。他生前一直未能出版《〈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单行本。

孟氧一生品格高洁,意志坚定,勤奋好学,肯于独立思考,敢讲真话,是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1957年后的20多年,他又受了很多冤屈与磨难,但从未动摇过马克思主义信仰。狱中13年,他在被判处死缓的情况下,还在研究《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且自学自然科学,作了大量的笔记。在狱中他写出了《评梅林的〈马克思传〉》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1980年出狱复职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作的第一个讲演就是《现代工人阶级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问题》。孟氧运用量子力学研究《资本论》开创的经济学社会场理论,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对“文化大革命”后在青年一代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孟氧是中国人民大学品学兼优